

胡磊蕾现象给曲艺界带来的启迪



康尔

胡磊蕾是一位优秀的曲艺作家,由她创作(或参与创作)的曲艺作品,获得过各类奖项五十多个,其中包括“中国曲艺牡丹奖”三个;“中国评弹艺术节金奖”三个。

胡磊蕾创作上的成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胡磊蕾现象给曲艺界带来的启迪,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去考察与分析。

一、从艺术教育的角度看胡磊蕾现象。

胡磊蕾是真懂评弹、真爱曲艺的曲艺作家。她初中毕业之后,便考进了苏州评弹学校。师从那晏春等多位老师学习评弹表演。她毕业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也是在苏州评弹团从事评弹表演与创作。

胡磊蕾后来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戏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并获得了艺术硕士学位(MFA)。2016年,她还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接受过培训并在英国开展了文化考察

活动。据此,可以说,她是一位既懂得评弹艺术又学习、研究过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萨特以及汤显祖、关汉卿、曹禺、老舍的曲艺艺人。

据我所知,在中国的曲艺界,拥有像她这样的教育经历的人,不是特别多;具有像她这样的知识结构的曲艺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人获得的第一个启迪是:

曲艺高端人才的培养,既要使之懂得曲艺本体,也要使之知晓艺术史论。在这个问题上,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同样重要;艺术实践与人文基础缺一不可。

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胡磊蕾现象。

胡磊蕾是国家一级编剧,创作了《徐悲鸿》、《赛金花》、《绣神》、《雷雨》等一批优秀的、可望留得下来的作品。

但是,胡磊蕾对文艺批评、曲艺批评也有浓厚的兴趣。2015年,她参加了全国首届文艺评论骨干研修班的学习,发表过《曲艺批评的价值与尊严》(《试论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在戏曲艺术中的呈现》、《文艺评论当为人

民服务》等论文,并担任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曲艺杂技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在我国的文艺界,创作与批评从来都是由两拨人操持的。在艺术理论界,创作论和批评论,也一直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方向。搞创作与搞批评的,大多不怎么来往,甚至互不买账,甚至相互诋毁。这个毛病,可能是受到了西方艺术界的影响。西方的批评家,为了显示其批评的公正性,非常忌讳与作家、画家一起喝咖啡,更不用说交朋友了。其实,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一直认为创作与批评虽然术有专攻,但也是不可分割的。例如《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认为:“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音。”所谓“操千曲”,就是“下海”开展艺术实践。

通过对胡磊蕾的创作道路的分析,本人得到的第二个启迪是:实践与理论是作家腾飞的双翼;创作与批评是可以同时兼顾、相得益彰的。

三、从曲艺发展的角度看胡磊蕾现象。

执着大爱的圣殿



张甫文

十一长假,儿子自驾“宝马”,陪同我来到了无锡锡安寺广场,虔诚地拜谒了阿炳故居。

在图书馆旧址门前广场,抬头就见一尊阿炳雕像,他头戴破礼帽,身穿破长袍,左手握弦、右手持弓,佝偻着瘦弱的脊背,正埋头专注于指尖上的胡弦。我凝神注目片刻,耳畔忽然响起一曲熟悉而悲切的《二泉映月》。循声望去又见阿炳故居大门前是一幅《二泉映月》曲谱雕塑,阿炳的二胡独奏曲好似就从这幅曲谱上凄婉地飘荡在空中,它完全覆盖隔离了周围繁华闹市的嘈杂声。我想,这既是对天国里的阿炳给予些许安慰,也是在提醒广大市民与游客,在当今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啊!

阿炳纪念馆(故居)是一个简陋窄小的院落,这里原为清末湖宦官道院雷尊殿。一进大门就见一尊已被风雨侵蚀、色泽灰暗的石牌坊。穿过石牌坊,就是低矮古朴的雷尊殿,现为“阿炳音乐赏析”与“无锡道教音乐文化”的陈列馆。管内有有序布展着“阿炳生平”“阿炳音乐成就介绍”等图文,观览便知阿炳不仅生于此、卒于此,其传世名曲也大都创作于此。

与雷尊殿紧邻的一间矮小房屋正是阿炳的居所,也是阿炳晚年和妻子——农村寡妇董催娣相依为命之地。屋外青瓦、灰墙已被沧桑的岁月侵蚀了一层黄斑;屋内昏暗潮湿,霉味呛鼻,一张破竹床上牵拉着一顶布满灰尘、分不清颜色的旧蚊帐;床边摆放着两双破鞋、一张小饭桌、一个斑驳破旧的小木柜,柜子上静躺着两个旧木箱和几件破衣被。柜子右边摆放着木桶、破篮子等家什;一个小木台上放着一个青花茶壶和一盏油灯,以及缺了口的瓷碗、食盒、小马灯等。当然,墙壁上还挂着一把断了弦的二胡和琵琶,默默倾诉着岁月的凄凉。

我静静地站立屋内,环视着眼前的一切,不敢发出丝毫声音,生怕惊动了他的灵魂,扰乱了他的琴声。

突然,我的眼前好似有阿炳的身影在晃动,仿佛看见阿炳就在这间屋子里一边叹息,一边思考着他所创作的音符;又仿佛看见阿炳正坐在这张方桌前的长凳上,面带一种忧伤的情感,正在拉起他的《二泉映月》;也仿佛看见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董催娣一会儿给他擦去脸部和背脊上的汗珠,一会儿摇动扇子为他扇风纳凉;一会儿又坐在阿炳的对面,静静地聆听那种哀哀婉婉、如泣如诉的二胡演奏声,两行泪水从脸颊慢慢地流下;还仿佛看见俊俏羞涩的董催娣一手抱着琵琶,一手牵着边唱边拉二胡的阿炳,行走在无锡大街小巷里……

阿炳与董催娣真是一对难舍难分的恩爱夫妻!阿炳在久患肺病,病入膏肓时期,唯有妻子董催娣为他倒水、煎药、喂药;无锡刚解放时,住在乡下董催娣的儿子把母亲接回家分田地,董催娣随之也住到阿炳一同领到乡下同居照顾;阿炳病故后在仅有两个月零5天的同年内,董催娣也随之驾鹤西去……不能不让人信服,其妻也是一位深爱音乐、追求以音乐为精神支柱并始终支持阿炳传承音乐的好妻子。

阿炳的人生是极其坎坷苦难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让人辛酸流泪的一生。在他创作的那一首首二胡独奏曲中所蕴含的苦难意识非常之多,每当听到那忧郁、深沉的二泉映月曲调,人们总会想到在那抗日救亡的年代,日寇侵略中国、疯狂践踏蹂躏百姓的苦难;也会想到阿炳在父母双亡后,成为盲人、又患肺病逼迫煎熬多年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苦难,还会想到以妻子董催娣为代表,在那封建世俗的束缚下饱受一种人格摧残的寡母苦难。也许正是阿炳经历了诸多苦难的生活与磨难,才促使他终于创作出一首动人魂魄的中国名曲、世界名曲——《二泉映月》。难怪著名的国际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听到时,竟然激动得声泪俱下;“这种音乐应该跪在地上聆听!”说完他伏身跪地。

走出阿炳故居,我一直在深思。什么是执着?什么叫大爱?我在阿炳故居终于找到了确切答案!

“俗”幸福



徐学平

有这样一种幸福,细小、世俗,而又简简单单,一如不起眼的尘埃,却很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正温暖地游荡在你我的呼吸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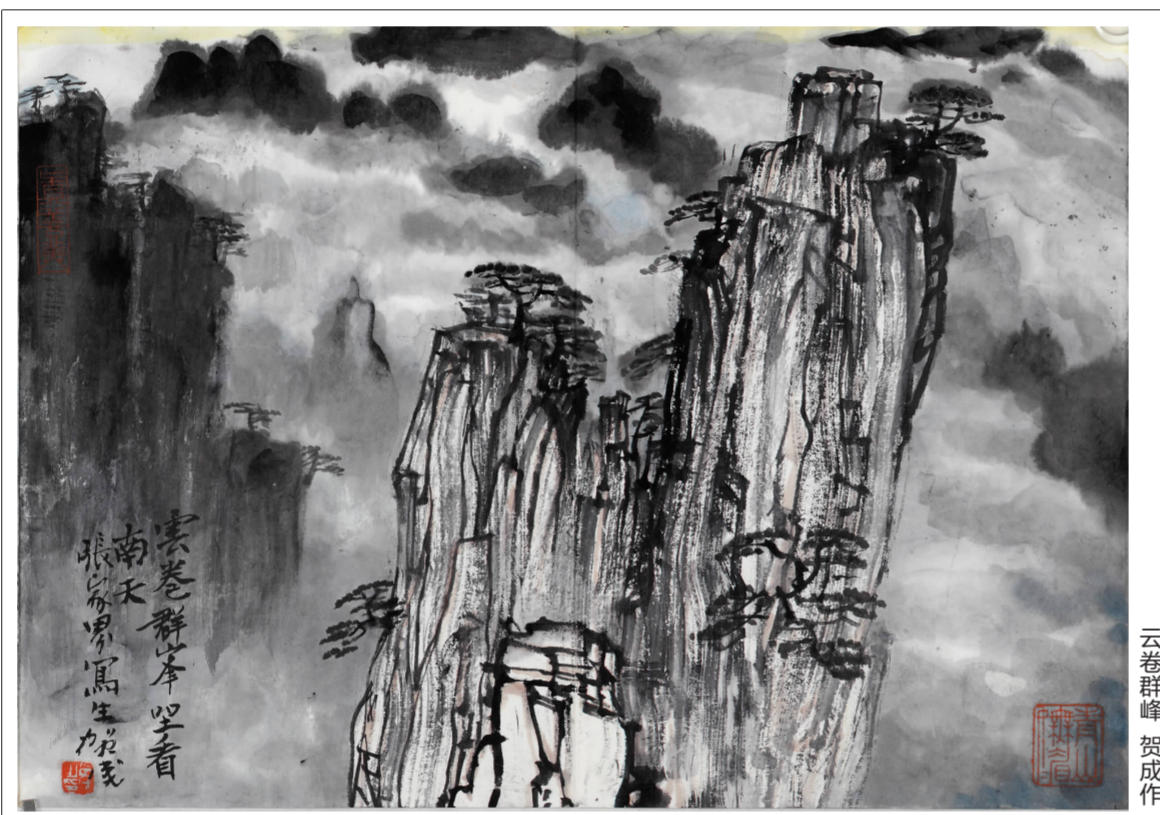
记得前些日子,单位对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重新装修,负责施工的是几位外地民工。虽说工作既苦又累,但他们成天乐呵呵的,满是灰尘和汗水的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笑容。小王是民工中年龄最小的,二十七、八岁的模样,身材魁梧,是个干活的好把式。在闲聊中我得知他曾当过兵,退伍后在老家的一个服装厂做过保安,工厂倒闭后就出来打工了。当我问及他以后有什么打算时,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只想挣点钱回去开个小吃部,再把老婆和孩子都养得白白胖胖的!”那一刻,这个朴实的大男孩眼中流露出了羞涩的幸福之情。

这不由得又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位同事。他结婚近十年了,婚后的日子里,每天一到下班时间就急着往家赶,很少参加应酬。于是便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莫非你爱人在家给你准备了啥好吃的?”不料他却乐了,说:“还真被你们说中了,我最爱吃太太给我烧的红烧肉,什么山珍海味都比不上。”后来,或许是出于好奇吧,我们还特意到那位同事家去蹭过几顿饭。事实上,他爱人的厨艺很一般,就是最拿手的红烧肉也常常失手,不是火候不够就是少放了佐料。然而,他自己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并美其名曰这才是“幸福的味道”!

真的,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也无需四处去寻找,幸福其实就在我们平常的日子里。在我们小区里住着这样一对老夫妻:他们无儿无女,老婆矮小精干,但毕竟到了年岁,背有点驼,老腿脚不灵便,弯腰屈膝,行动比较艰难。老俩口依靠自己的双手,在小区里开了一家小超市。一天傍晚,我见他们老俩口正步履蹒跚地在清点货物,一起盘算着当天的收益。老汉嘴里还不时地哼着小调儿,只听老婆笑吟吟的并打趣地对老汉说:“老头子,今天生意不错,晚上你又可以喝两盅了!”老汉听后,乐得合不拢嘴。

幸福,对于每一个人,只是一份心灵的感受。也许一个人会给你一千种不同的答案,但总有一些,因简单而触手可及,因朴实而情意真切,因俗套而温暖动人。这些尘世间的美好情感,就像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看似空虚,实际上满满的都是。

幸福从来都不卑微,我倒希望身边的那些“俗”幸福,俗,并永远温暖着。



云卷群峰 贺成作

踏莎行 ——丙申夏湘西写生



贺成

陶令奇文,舍舟津渡,桃源回望无寻处。今人逐水武陵,暮然仙境深闻露。天女散花,御笔尺素,三千兵将峰无数。清空尘念欲消魂,鬓毛斑白满湘路。

与爱相伴 与梦同行



许君

《田梦儿》以江苏美德少年为原型,以少年“中国梦”为主题,运用音乐儿童剧形式,生动展现“爱与梦”的鲜活故事,“歌与舞”的高雅艺术,让小观众们深深震撼、久久沉浸于梦的感动、爱的感激、孝的感恩。

梦的感动: 为孩子们点亮金色的梦乡

全剧以宣传“中国梦”为精髓,每个人物、每个故事、每个场景都透着爱与梦的光芒。小观众大观众自然联想起“中国梦”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凝结着中国人百年的梦想,汇集着十三亿中国人各式各样的追求。剧中爷爷的梦想,是要把田梦儿培育成才;田梦儿的梦想,是想报答爷爷,让爷爷在家乡住上新瓦房。她的行动,看起来有点稚气,因为贴近生活,所以既能打动孩子,又能形象地告诉孩子: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向着自己的梦不断前行。

我们为“中国梦”奋斗,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一个孩子的梦想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份。当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目标、学习目标、奋斗目标,与“中国梦”伟大目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方向上是相同的,就能在两者之间架起连接的桥梁。音乐儿童剧《田梦儿》正是这样,点亮亿万少年儿童金色的梦乡。

爱的感激: 为孩子们播下友善的种子

从小小的梦开始,剧中一系列的好人好事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友情,为孩子们播下友善的种子。爷爷给田梦儿5元午餐费。班级向贫困山区献爱心时,田梦儿拿出仅有的5元钱……有人笑话她,班长讲述了5元钱的由来,同学们惊呆了。“爱心不分大小”精彩的歌舞表演,滋润了孩子们心灵花园里的朵朵鲜花。

田梦儿的爱心感召了身边的孩子,为千千万万个“田梦儿”树立了榜样。正如剧作者所期望的那样:一个“美德少年”带动更多的美德少年成长,无数美德少年形成了强大的精神正能量。

在演出现场,我问小观众最喜欢剧中的什么人物?他们回答:喜欢田梦儿,还喜欢班长和一些好心的同学,有爱心,能同情、体贴人、帮助人。他们的爱心故事好像就在我的班上,就在我的身边。该剧是一部小观众爱看、大观众耐看的好剧。它遵循戏剧创作规律,注意发挥儿童剧的艺术特点,情节既浅显又深刻,又含有深刻的哲理,达到了小中见大、浅中见深的效果。许多细节是单纯和浅显的,小观众很快就能“入戏”,心弦阵阵拨动,内涵渐渐领悟,行为深深教化。

孝的感恩: 让孩子们感化孝敬的恩情

我在观赏中发现,在调换座位、班级捐款、网吧围堵、爷爷失踪等几场故事中,最能深深打动孩子的是“感恩”情境。田梦儿是爷爷在田间

捡到的弃儿,从小耐心呵护,经受千辛万苦,养到12岁带到城里来是为了能上好的学校,但还要靠捡破烂相依为命。有一天,爷爷突然失踪了,田梦儿拼命地叫唤着爷爷,班长和同学们赶来找遍大街小巷、公交站台……“爷爷,你在哪儿?你是不是糊涂了找不到方向?是不是累得昏倒在地……”“好心人啊,善良的人啊,请把我的爷爷当做你的爷爷好不好?”同学们边找边唱,动感的音乐牵动全场,感染着大家的心。恍惚,有孩子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也是那么善良和辛劳,那么值得敬爱和感恩。台上和台下连在了一起,孝感恩德在孩子们心田流淌。

不久前举办的《田梦儿》分享会上,某小学的殷老师说自己班上的小宇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孩子由老人照顾,常常对爷爷恶声恶气,不满意爷爷用破车接送。在观看现场,小宇哭得比身边的同学还伤心,回到教室后还在抽泣。几天之后,同学们都汇报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懂得感恩身边的人了。



钟芳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有一联:“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茶的境界,是文人雅士们面对人生沉浮时最贴心的精神安慰。秋日灿烂午后,和友人品菊花茶是一件惬意的事。

“秋来谁为韶华主,总领群芳是菊花。”每年的秋天,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在我家乡的山岗地头、树下河边、篱笆墙外的野菊花开始绽放,地上一片片金黄,弯腰摘一朵,捧在手心,幽幽的清香一下子散开,不禁让人神清气爽。一朵朵小小的菊花在秋日静静地绽放,不与百花争宠,清高孤傲,秋霜雪冻,依旧灿烂微笑,花瓣清新芬芳,摇曳着缤纷的风姿,给大自然增添了迷人的魅力,曾引历代诗人多少脍炙人口的诗句。酷爱菊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为官一句即隐耕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把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在闲适与宁静中,人淡如菊,却又不忘记忧国忧民的优良品质,让人肃然起敬。也许,我们也应多和菊花相处,宁静致远,晕染一些超然的节操。

菊花不仅让人赏心悦目,托物言志,也可采来沏茶具有益寿保健的功效。《本草纲目》上有记载:“其利五脏,调四脉,治头目风热,脑骨疼痛,养目血,去翳膜,主肝气不舒,因有延年益寿的药用功能,而得“寿客”之美名。中药古书上有:“菊花,苗可以采,花可以药,囊可以枕,让人肃然起敬。也许,我们也应多和菊花相处,宁静致远,晕染一些超然的节操。

现代人高血脂、高血压、亚健康等慢性疾病,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所以常服菊花,对防病保健,延年益寿是大有好处的。

老家人以饮菊花茶为乐,记忆中,母亲做的菊花茶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制作也独特。到了深秋采花时节,母亲总会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迎着露水去田边山岭采摘菊花。回家后,先是把它们铺在星里的竹席上晾十天半月,然后淘洗干净,放进蒸笼,蒸一个小时,在太阳下晾干,装进瓶子里。此时的野菊花,花瓣儿蜷曲,颜色略有点黯淡,但香气还是依然。那时节,小小的农家院落,终日弥漫着野菊花花湿的清香。

菊花茶是茶中的君子,清彻透亮,给人一种舒心的感觉。母亲常喜欢用菊花泡茶给我们喝,她说菊花味甘苦,有散风清热、清肝明目等作用,很适合在秋季食用。喝时放上四五朵,投入杯中,湖上开水,那干涸的黄色菊花在水中上下翻腾,如同仙女起舞,慢慢舒展,慢慢飘落,展开的花瓣,鲜活亮丽,秀挺隽永,让人肃然起敬。也许,我们也应多和菊花相处,宁静致远,晕染一些超然的节操。

秋高气爽雁南飞,一壶天水菊花茶。岁月悠悠,我伴着菊花茶长大。如今饮用菊花茶,也渐渐地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喝上一口菊花茶,能祛除身体的燥热,更能品出生活最纯粹的滋味,让浮躁的心,归于宁静。